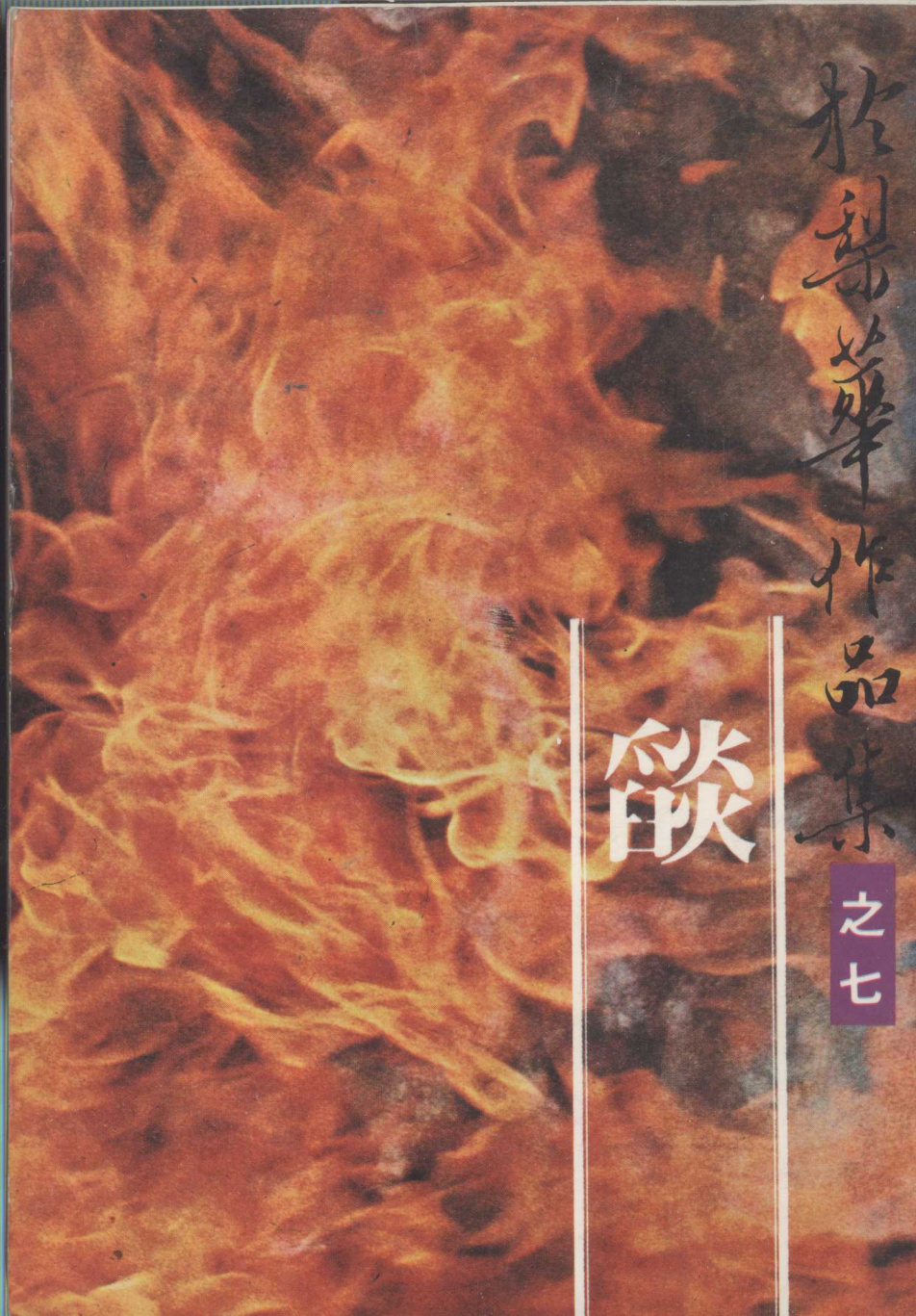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於梨華作品集

之七

燄

194230

於梨華作品集

之七



燄



· 版權所有 ·

「於梨華作品集」一至十四，包括下列各書：

《夢回青河》《也是秋天》《歸》《變》

《雪地上的星星》《白駒集》《燄》

《又見棕櫚，又見棕櫚》《會場現形記》《考驗》

《新中國的女性及其他》《傅家的兒女們》

《誰在西雙版納》《三人行》

自1980年起，以上各書之海外版權，屬於梨華女士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所有，並由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。任何人士以任何方式侵犯上列各書之版權，版權所有者必依法追究。

書名：	作者：	出版：	地址：	印刷：	定價：	再版：
燄	於梨華	天地圖書有限公司	香港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 電話：五一二八三六七一	聯發印刷公司 香港柴灣祥利街十七號八樓	港幣十六元	一九八〇年六月

「於梨華作品集」序

在台、港留學生的書架上常常看到於梨華的小說。談天的時候，大家也常常提到她書中的人物。她擁有這麼多的讀者，當然不是偶然的。我想大家喜歡她的作品，原因恐怕不盡相同。我自己喜歡看她的書，主要有兩種原因。一方面我欣賞她對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狀況的細緻的觀察。另一方面我很高興她引入了不少西方文字的語法和句法，大胆地創造出既清暢可讀又相當嚴謹的一種白話文風格。我覺得在這兩方面她的成就都超過了許多三十年代的家。

於梨華是一位時時向新的領域進軍的工作者。天地圖書公司搜集了她這些年來的小說，出版這一個總集，便利大家比較她不同時期的觀點和技巧，是包括我在內的讀者們所非常贊成的盛舉。

楊振寧

七九年夏於日內瓦

第一章

夏剛盡，開學的時候。

太陽像一條捲起大半的細簾，簾下漏出來的陽光靜臥在臨時教室的側面。教室前還長長的排滿了人！大二的學生繼續在註冊。雜色的香港衫，淺灰或麻黃的卡其褲，夾在純白的無袖襯衫，彩色的短裙之間。抖落在衣衫間的，是嘹亮的笑，輕俏飛揚的語音——年輕而自知是年輕的聲音，反射得學校入口處，端莊的，修剪得一絲不亂的矮冬青只有一片沈澀的靜、凝重的青。兩種不同的青春：一種是瞬息而熱烈，一種是永駐而端莊。

從兩排矮圓的冬青樹間，閃來了修長的、穿着橘紅襯衫，奶白大裙的王修慧。排在隊伍裏的殷莫迪見她來，高聲喊着：

「我的天！妳怎麼現在才來啊？」

「急什麼？妳一早來，還不是排在這裏。」修慧慢吞吞地飄到莫迪站着的地方。她生得尋常，而且太瘦了，但她有股不是裝出來的，與衆人不同的味道。一個開闊稍凸的前額，配着一個翹出來、正當中有條小凹的下巴，顯出一股鵝蛋臉、瓜子臉、滿月臉所不能表達的俏皮。一

頭獅子狗毛似的短髻髮，細腰，削肩。身上有股柔弱，而短髻髮又透出股滿不在乎的開灑。

「修慧，我有兩件大事要向妳報告。」

「大概我都知道。一、新女生宿舍蓋好了，對不？」

「唔，妳看！」兩人同時望向大門進口左手邊的樹叢。從樹叢頂露出來一排紅瓦，新宿舍就豎立在樹叢後面；兩層樓，紅磚爲牆，紅木爲欄，比起灰黃的舊宿舍，幾乎像皇宮一樣。「我們二年級以上的都可以移過去了。不過還有一件妳一定猜不到的！」

「還怕？妳暑假裏交了新朋友了？」修慧說，把眼睛望着莫迪的圓臉。

圓臉却顯得出奇的憤慨：「誰和妳胡扯！妳記得教大一英文E組的顧先生嗎？她和賴攸英父親的姨太太是好朋友，暑假裏她在攸英父親面前說了攸英很多壞話；什麼她英文底子太差啦，上課不用心啦等等，攸英的父親一生氣，不讓她讀外文，要她轉到中文系，否則不供她上學！把攸英氣得發昏，搬到宿舍來住了！」

「真的？」修慧臉上的笑意也消失了。「她轉不轉呢？顧先生是不是那個粉擦得厚厚的，春夏秋冬臉上都戴了副特大號墨鏡的那個？」

「就是她！有次我和攸英在她身後擠眉弄眼的，被她突然轉過身來看見了，也許就對攸英懷恨在心。攸英也真無用，爲什麼一定要聽她父親的話？要是我，才不轉！」

「攸英呢？我們去看看她——把事情問問清楚。」

「好，等我註完了冊。」莫迪說。趁排在她後面兩個男生不注意，她就一把將修慧拉過來，排在隊伍裏。「喂！妳暑假裏做了些什麼？」

「什麼也沒有做！睡懶覺。」修慧顯然還在想攸英的事，有心沒意地回道。「妳呢？」

莫迪一副眉飛色舞的樣子，且不說話。她也不算美，却渾身是惹人的青春，一件圓領無袖的白襯衫，一條緊纏在腿上的牛仔褲，晒黑了的雙臂，晒亮了的腫子，笑紅了的嘴唇，樂鼓了的雙頰。叫人想到夏天的太陽，玻璃球的閃亮，劍蘭狂烈的濃紅，海裏衝激的奔潮。立在她面前的修慧，就變成山谷裏浮浮沉沉的霧，懶散飄忽，若有若無。「我呵，幾乎天天去碧潭，還有水源地游泳，妳看我晒的！對了，我還去了一次鵝鸞鼻，玩得很開心。」

「好呵！去了南部也不來我家！」

「我和衆欣社的一大堆人一塊兒去的，小土匪、長脚朱他們，妳又不喜歡那幫人，去找妳自討沒趣。」

「哦！」修慧撇撇嘴，「妳暑假都和他們混在一起？」

「唔。其實他們很有趣的，妳沒有和他們在一起玩過，怎麼就知道！」

後面那個男生轉過頭來，催莫迪說，「喂，往前挪挪吧，妳前面的已排到窗口了。」再一看，發現修慧也排在隊中，正要提出抗議，修慧早已一閃，出了隊伍，對莫迪擺擺手說：「去吧，我排隊去，回頭見。」

莫迪望着她，想起第一次看見她的事。那是大一上期，她們都沒有住校，莫迪的家還在彰化，她寄住在她父親一個朋友家裏，每天走一長段碎石子路到臨時教室上課。剛進大學，真像一個才離母胎的小貓，睜着一雙好奇的眼，東張西望，却戰戰兢兢的不敢上前。她因為走讀，就沒有交到什麼朋友，每天獨自躑躅於碎石路上，覺得又遠又寂寞，對想像了好幾年的大學生活不免有點失望起來。

有一天她下課走回家，看見一個一頭鬢短髮，閃着一條大花裙的女孩子走在前面，似乎看見過她那種悠散的步伐，她搶上幾步，與她並了肩，搭訕着：

「妳是不是新生？」

那女孩閒閒的望她一眼，也不停步。閒閒的說：「外文系一年級王修慧。」

「那麼我們是同班同系，怪不得我覺得妳臉熟。我叫殷莫迪；殷商的殷，莫名其妙的莫，迪化的迪。妳的英文是那個教？」

「Sister Borden。」

莫迪露出一副羨慕的樣子。「我在顧先生那班。」

「聽說她很兇，亂罵人。」

「還怕不是，我們私下叫她惡婆娘。我還好，有幾個人叫她罵得真是下不了台。妳也是走讀嗎？」

「我正在申請宿舍。」

「我也是。也許我們被排在同一房間。那多好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那女孩子閒閒地望着她。

莫迪楞了，那有這樣問話的人！「我們同班同系嘛！而且，」她想了半晌：「而且現在認識了！」

那女孩子咧着嘴笑笑，揚揚手，自去了。第二學期，事有湊巧，她們都到第一宿舍第九室，而且連床，兩人就熟了起來。莫迪也慢慢習慣了修慧的「我行我素」的脾氣，她是個完完全全活在自己世界裏的人，不在乎別人的批評，不喜歡嘰哩咕嚕的說「悄悄話」，不習慣和很多人在一起，自成一格。大一的理則學、哲學概論、中國通史、西洋通史她一概都沒有興趣，只在課後抄抄莫迪的筆記，却喜歡看些背時奇怪的小說，什麼聊齋誌異，宋人小說，浮生六記等等。

上課時她喜歡支着頤，拿支筆在紙上畫，畫各式各樣女人的臉，頭上的髮。信手畫來，自有一股神韻，而她自己的打扮也總是與別人不同，自成一格。外文一年級的女生很多，修慧的容貌自然比不上班上有名的「四佳人」，可是她却是最能引人注意的一個。別的人不是鬢髮如雲，就是烏油油的兩根長辮，或是馬桶蓋式的妹妹頭，但修慧却燙了一頭短及髮根的鬢毛，一副「戰地鐘聲」裏的瑪利亞髮型，襯着她翹出來的圓下巴，就托出那份俏。她的身材扁，可是她偏喜歡穿顏色鮮麗的衣裙，大紅的貼身毛衣配淺灰的羅旋裙，高豎着的烏龜領直吻着頸間的

短髮，或是一條瘦窄的黑褲，外罩一件杏黃的男式襯衫，襯衫外緊束一條鮮紅的寬皮帶。走進教室來，很多人不但轉眼看她，而且轉過身子來朝她盯着，她則一點也沒有窘迫的狀態。寢室裏好幾個女孩見她的衣服惹人注意，就向她借着穿，她也從不拒絕，但是任何人穿她的衣服都顯不出她那種特別的味道。

一年下期快完的時候，工學院有個綽號叫小張飛的，在湖南同鄉會中見到了修慧，對她欣賞得不得了。用最柔軟的淺藍色航空信箋，對她寫起情書來，情書中書少詩多，抄來的詩。有一首 Robert Browning 的「夜遇」，還抄漏了兩行。修慧把它們散攤在桌上擰鼻涕。有一天小張飛終於鼓足勇氣到宿舍來找她了，第九室的五個人，由莫迪領頭，躲在走廊上那面大鏡子後面看熱鬧。修慧站在會客室門前，且不進去，高聲問：

「小張飛，你找我幹嗎？」

那小張飛的臉更是比平時赤紅了十倍，訥訥的：「我找妳出去玩。」

「玩什麼？」

他一楞，楞住了話。

修慧正着臉說：「不會寫情書還可以找白朗寧先生幫忙，不會玩可難辦囉，恕不奉陪。」就扭着她的細腰折回來了。莫迪她們在鏡後笑得前仰後合，不料小張飛繞過來，瞪着她們說：

「笑什麼，有什麼好笑？」

莫迪怎麼肯讓他罵去，忙說：「我們笑我們的，管你什麼事？笑話！該說的時候不說，不該說的時候倒又來多嘴！」

舍監姜先生從房裏探出頭來，莫迪一羣忙一哄而散，不過莫迪從此之後倒贏得了一個賽張飛的綽號了。

莫迪辦完了註冊手續，修慧才挨到事務處的窗口，莫迪說：「妳看妳，今天絕對弄不完了。」

「急什麼，明天還有一天呢！」

「我去宿舍看看，攸英搬進來了沒有，妳完了就來，她排在我們隔壁，第二號房間。」

修慧點點頭，莫迪就急步走了。她走了很久，修慧還望着。一年下來，她實在已經變得很喜歡莫迪了。但她是個不善表露感情的人，這和她從小失去母親有很大的關係。母親去世之後，她父親很快就再娶了，後母待她不甚和善，開始時她還時常去她父親處哭訴，日子久了，因哭訴並沒有生效，她就學會把感情隱藏起來，而變成一個緘默的孩子。

莫迪正好與她相反，她真是明朗閃亮，像一顆從不停頓的水珠，又像一團火。和她在一起可以感覺到她血液的奔騰，不是流動，而是奔騰。什麼事她都明目張胆的寫在臉上，笑起來排山倒海，不但別人擋不住，她反而能將別人一齊捲走。哭起來呢，常常當着人就哭了，不是流淚，而是哭出聲來，她自己也不覺難為情，看她哭的人往往覺得十分不安。

大上一期，西洋通史班上有一個大個子男生，俞靜申，是法學院學生來旁聽的，騎了一部嶄新的菲力浦跑車，戴一副墨黑的太陽眼鏡，一個長圓臉，笑起來左頰上有一個長圓的酒渦。

班上很多女同學都要對他偷覷兩眼，莫迪則不然，她就那麼明目張胆地對他盯着看。那副樣子使修慧覺得好氣又可笑。看了還不算，過不久，莫迪居然偷偷給他寫信，緊張中却又把他的名字寫錯了，寫給她們本系一個又矮又黑的俞敬生。那個姓俞的，接到信之後喜出望外，拿了信就來女生宿舍找莫迪。莫迪急得一把將信抓回手就往寢室跑，一進房就窘得哭起來，把同室的都嚇了一跳，圍住她問，等到問清原委之後，大家又笑得前翻後倒，連修慧都笑出了眼淚。

莫迪就是這樣一個熱辣辣的人物，她不能算美，她的五官分開來看，毫不出色，但放在一起，嘴很熱情，眼睛有智慧，就有股誘惑力。修慧對什麼事都消極到得過且過的程度，莫迪則非常積極非常有雄心的生活着，雖然她還不知道雄心的對象是什麼，可是她已再三對修慧表示過她不願做一個平庸的女人——一個只生產孩子而不生產別的東西的家庭主婦。修慧曾經問過她：

「妳想生產什麼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她坦白的說：「總會有什麼的。妳呢？」

「我就想平平靜靜過日子，看看小說，畫畫女人的臉，如此而已。」

「怎麼，妳不結婚？」

「這和結婚不結婚沒有關係。看看小說，隨便塗塗，在任何一種情形下都行得通的。」

「妳這個人哪，真是沒有辦法，好像什麼都無所謂似的。」

她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，反正，她沒有莫迪一半的信心和積極。

「喂！王修慧，妳是來繳費還是來做白日夢的呀？」窗口裏那個管事務的龔先生說。

她咧咧嘴，「兩樣都做，不行嗎？」

她辦完手續，慢慢地走回宿舍去。從第一女生宿舍的走道穿過去，立在眼前的就是嶄新的兩層紅樓，新砌洋灰地，一股濃濃的油漆味迎面撲來，修慧吸了吸鼻子，她喜歡聞新漆、汽油、泥土的味道，覺得它們代表一種生命力，她缺少的東西。她站在廊道上，向兩面一望，看到右手邊那間房的號碼，第六號，就向右手拐，走到前廊盡處的扶梯，剛上了樓，就聽見梯邊那間房裏傳出莫迪的聲音：

「我們想辦法到伯父那裏爲妳說情，妳不要屈服，我們幫妳去說服他。」

回答她的僅是一連串的哭聲。修慧轉進門，見賴攸英坐在對着門的那張床上，氣憤得嘴角牽來牽去，牽下委屈的眼淚。另外好幾個同學都圍着她，妳一句我一句的勸。攸英是個龐大的女孩，東北人粗重的骨格，厚重的乳房，結實的腿，大眼、濃眉、豐厚的嘴，豪爽的性格。莫迪很喜歡她近于男性的爽脆，一年級她們同一組英文，她們常在一起。其實她的英文底子並不比莫迪差，但不知爲什麼，上課的時候，顧先生叫她起來解釋意義或回答問題時，她都張口結

舌的答不出來，顧先生那張塗滿了厚粉的尖臉就會露出一種鄙夷的表情，那雙毫無善意的眼睛朝她上上下下的打量着，既不罵她，也不叫她坐下，讓她竄立了幾分鐘之後，就用英文說，擲榆地：

「密斯賴，昨晚又有應酬了吧？」

靜悄的教室裏立刻發出一種被抑止而止不住的竊笑聲，這比給人臭罵一頓更令攸英覺得惱怒。她得捏緊了兩個拳頭，才把恥辱忍回去。每次她答不出來，顧先生先不叫她坐下，而轉臉叫：「胡得成，站起來，回答賴小姐答不出來的問題。」胡得成是她最得意的學生。他得意地站起來，毫無困難地回答了。她叫他坐下，然後轉回頭來再朝攸英週身打量一番，才不耐煩地說：「請坐，密斯賴。」

班上受她這樣「虐待」的學生當然不止她一個，可是攸英所受的刺激最深，每次下課她到莫迪的寢室來，往莫迪床上一躺，臉向着牆，不言不語，躺上好幾個小時，別人也都無法勸，因為大家都覺得顧先生對她的態度是不公平的。日子久了，她對英文不但逐漸失去了興趣，而且積極的厭惡起來，每天都不準備，因此爲自己招來更多惡毒的諷刺，甚至辱罵。有時顧把她叫起來之後假裝沒有看見她而讓她一直站到下课。有一次攸英自動坐下去，她倒又立刻看見了，高聲說：

「密斯賴，誰告訴妳，妳可以坐下去的？」

攸英只得在一片竊笑聲中，又站了起來。莫迪與她同班，目覩每一種加予攸英的侮辱，有時回到宿舍裏跳腳，聲明要想法治顧先生，而且有一次真的拉了攸英一起去系主任那裏告狀，但是系主任是學校裏出名的，一個沒有行政能力的教授，他認為唯一的解決辦法是攸英悉心用功，能夠在班上回答問題，勸導她不要抱消極的態度。攸英接受了他的勸告，重新對英文再下功夫，可是不管她晚上怎麼把第二天的功課準備得滾瓜爛熟，只要顧先生叫她起來時，向她週身打量一轉，攸英的舌頭就像被貓咬掉了一節似的，一個字都答不出來。後來她竟然抱着最消極的態度，常常缺席，班上的同學都料定她一定會要補修大一英文的，大家都希望她補修時能排到修女教的那一班，可以不再受殘酷的精神虐待，誰又會料到姓顧的竟然惡毒到這步田地，到她父親面前去唆使他叫攸英轉別系。

修慧見她不停的落淚，不知怎麼勸才好。「沒有挽救的餘地了嗎？伯母是不是可以幫妳說說情呢？」

「媽說什麼也沒用。」攸英說：「她比我更氣，因為她知道這些是非都是姨娘一個人弄出來的。但是她也沒有辦法。姨娘當家，錢都在她掌心裏，媽手裏的幾樣首飾，要到急難時才用的，所以……我最恨的，倒不是爸，他是老糊塗，一向是不講理的，但這個姓顧的，我到底在什麼地方得罪了她，她要這樣毀我？」

「妳們沒有看見她在課堂上那副樣子！」莫迪接口說：「除了攸英，另外一個姓史的女同

學也叫她給折磨得夠，動不動就說：「密斯史，大概交際太忙了吧？可惜我們學校裏沒有交際系，不然妳一定可以考第一名呢！」簡直無聊！我猜想她神經一定有毛病，那個姓史的倒聰明，第二學期就設法轉到F組去了，曉得這樣……」

洪萍擠了她一下說：「妳說這話有補於事嗎？」

「噢，總比妳一句都不說有用點！」

修慧拉了下攸英，「走，我們到校門口去吃點東西，我請客。」

「我該回去了，」洪萍說：「我家裏還有事。」

另外兩個也走了。只有修慧、莫迪強迫着攸英出去吃一點，她們照例去正記，照例點了大滷麵，攸英吃了幾口就停了，默默喝着茶，等她們兩人吃完就慢慢散步到公館站，再轉到那片田野，近山腳的地方。同在一個市區裏，這一帶却染着鄉村的單純，使人心境平靜，一年級時莫迪和修慧常來散步，攸英以前一直是走讀的，所以是第一次來。

三個人並排坐在農學院牧場的欄杆上，重新再提起轉系的事。攸英爲了不使她母親因她而受更多的閒氣，決定第二天到中文系去註冊。雖然她對中國舊文學沒有根底，但至少是文學，同時她還可以到外文系去選課。莫迪提議她去選趙廷白的「演說與辯論」，她們就可以在一起上。

「事已如此，不必再難過了，唸書還是要靠自己，或者自成，我希望妳受了這個挫折之後

反而把英文唸得好點，多爭口氣給她看看。」修慧說。

「不管我唸得好唸不好，我會恨姓顧的一輩子！她在課堂上那副瞧不起人的樣子，我再也忘不了！這樣一個心理變態的女人，真不該教書的，我真不懂爲什麼系裏還繼續聘請她！」

「我明天寫封匿名信罵她一頓，替妳出口氣。」莫迪說。

「妳省省事吧，殷莫迪，不要再給攸英加麻煩了！」

天整個黑下來了，蚊子開始向她們裸露的手臂與小腿尋覓食物。黑暗中只聽見她們劈里拍拉打腿的聲音。修慧兜起她的圓裙搗着她周圍的空氣。

「回去了吧，」攸英沒精打采的說：「大學生活，我望了多少年，以爲這四年就是人生的高潮，我要好好讀書，也要好好玩，第一年就碰見了這個姓顧的，不但把第一年的日子給她攪得稀爛，連以後的三年也要活在陰天裏了。」

「妳也不要這樣消極，功課只是大學生活的一部分，功課上的失意也不是生活上的失意，妳把心放開了，好好讀中文，也不放棄英文，生活還是可以照樣過得好的，不是嗎？修慧？」

「妳是天字第一號的樂天派，不過我也同意妳的話就是了。攸英，今晚宿舍裏沒有人，我留下來陪妳，可以談談。」

攸英說：「不用了吧，我現在好過多了。」

說着她們就到公館站等車，有幾個第七第八男生宿舍的男生亂糟糟的擠着等車，見了莫迪